

• 人物 •

让艺术给科学插上翅膀

——访郭曰方

尹传红

郭曰方简介

著名诗人，科普作家，高级编辑。中国科学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1941年5月5日生于河南原阳，196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1964~1976年曾在对外经济联络部工作，其间5年在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任外交官。1977年1月至今，在国务院、中国科学院工作。先后担任方毅副总理的秘书、中国科学报社总编辑、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务。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81年胃癌手术后，以顽强的毅力从事文艺和科普创作。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文学、新闻与科普作品3000余篇，出版诗集、散文集、纪实文学等各类著作40余部。曾获“建国40年来有突出成就的科普作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四大’以来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作家”称号。其带有科学史诗性质的科学抒情诗集《科学精神颂》（与郑培明合作）2002年获“全国优秀科普图书奖三等奖”；2004年出版的《精彩人生——人民科学家颂》、2007年出版的《共和国科学家颂》填补了用诗歌演绎科学家精彩人生的空白，并由我国数十位著名艺术家在30多所高校进行了专场诗歌朗诵。



拥抱“科学的春天”

尹传红 郭老师，又一个春天来到了，很高兴我们能够再次坐在一块儿聊天。

郭曰方 我也很高兴，何况今年的这个春天很特别。上周四（2008年3月13日），我应邀出席了中国科学院纪念“科学的春天”30周年座谈会，有机会跟老朋友们一道畅谈、叙旧，非常开心。发言时我提到，30年前，作为方毅同志的秘书，我有幸亲历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许多往事给

我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记忆。30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那次科学大会为国家进步、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带来的巨大变化时，真是感慨万千。

尹传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次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科学大会，被赋予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别称——“科学的春天”，听起来真让人感到温馨啊！我想，作为诗人出身的您，对此一定有很深的感受吧？

郭曰方 是啊，很深的感受。用当下的语言来概括，那次大会至少可以说有两个亮点：

收稿日期：2007-03-15

作者简介：尹传红，《大众科技报》总编室主任，主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Email:asi-mov19790319@yahoo.com.cn

一是邓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长篇讲话，响亮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等著名的影响深远的论断；二是前辈诗人、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同志，在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由著名播音员虹云当场朗读。这篇讲话的最后几句是：“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话音刚落，会场上就响起了春潮般此起彼伏的掌声。

尹传红 春天，这是多么美好的字眼！她跟“科学”结伴，又怎能不让人浮想联翩？这篇讲话显然想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经过一番拨乱反正，才真正迎来了一个为科技发展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带来希望的灿烂的春天。

郭曰方 是的，有这个意思。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论点，是拨乱反正强大而锐利的思想武器，是新的历史时期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导方针，也是播洒科学的春风雨露。而郭老既是科学家，又是诗人，他充满激情和诗人气质的讲话，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可以说是献给科学春天的“绝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年86岁高龄的郭老，重病在身，是坐在轮椅上出席这次大会的。会后不到3个月，他便离开了人世。

尹传红 我手头有一幅名为《迎春》的招贴画（见附图），是从1979年8月出版的《科普创作》杂志试刊号上翻拍下来的，想必从那个“春天”走过来的人几乎都不会感到陌生。画中手持原子符号、朴实而端庄的少女形象，连同她迎风飘逸的柳枝般的秀发，精美巧妙地构织于万紫千红之中；而一群展翅高飞的大雁，与赋予幻觉的蓝色天空相映衬，又将作品的含意深化了一层——它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经变



《迎春》

成了一种象征。

郭曰方 这幅画我还有点印象。科学的春天，其实也是科普的春天啊。正是从那个“春天”开始，中国的科普事业又踏上了新的征途，许多作家也焕发了科普创作的激情。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集中涌现出了一批以科学或科学家为主题，并且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尹传红 听说您为此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郭曰方 助推不敢讲。只能说，当年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只是为作家、科学家做了一些具体的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这要从“春天”到来之前说起。1977年1月，中央决定派方毅同志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副院长，协助郭沫若院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的科学院“文革”流毒尚未肃清，冤假错案成堆，许多所谓的“臭老九”仍在遭受着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有件事我印象深刻：方毅初到中国科学院时，听说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还在那里扫地擦楼梯，非常气愤地说：“这真叫‘斯文扫地’！”他指示，马上让童第周回到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迅速改善童第周的工作条件。

这年5月方毅又提出：“给科学家恢复名誉，推动社会形成重视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个有效手段，是推动作家来写科学家，通过生动的文学作品来展现和讴歌科学家群体

的生活历程和精神境界。”随后，李准、曹禺、徐迟、秦牧、柯岩、黄宗英、白杨等著名作家、艺术家，应邀参加了在友谊宾馆举行的为期4天的座谈会，我受命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尹传红 主要座谈什么？是方毅同志主持的吗？

郭曰方 会议由方毅同志亲自主持。他向这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在“文革”中遭受破坏的情况，介绍了很多科学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报效祖国、献身科技事业的感人事迹，热诚欢迎作家到科学院深入生活，同科学家交朋友，塑造科学家的光辉形象，引导青年人热爱科学、献身科学，为国家的科技发展作出贡献。

会上，大家讨论了作家怎么写科学家、怎么写科学的问题。与会的作家们有些担心和疑虑，觉得科学不好懂、很神秘，离他们又很远，恐怕很难写好。我说：“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给你们介绍科学院和科学家的工作。请科学家来参加，和大家一起座谈。”

会后，中国科学院给深入生活的作家们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比如，徐迟要写陈景润，起初他并不了解哥德巴赫猜想是怎么回事，陈景润是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我们就联络中科院数学所给他详细介绍陈先生的工作，他在数学所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与陈先生朝夕相处，成了很好的朋友，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作家们在闯入这个令他们备感陌生、新奇，却又不乏激动、感动事例的领域后，迅速点燃了创作的热情和激情，相继推出了一批讴歌科学、赞美科学家的优秀作品，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和《地质之光》、黄宗英的《小木屋》、柯岩的《奇异的书简》、黄钢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理由的《高山与平原》等，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尹传红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所塑造的典型人物，不仅影响深远，而且还引导和鼓舞一

大批青年学子走上了科学道路。

郭曰方 不夸张地说，塑造出陈景润这个典型人物的《哥德巴赫猜想》，其社会价值决不低于一般的科技成果。我本人也正是在那段日子以及以后的工作中，结识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真切感受到他们的科学风采和人格魅力。完全想不到的是，这一段经历和感悟，竟然也为我日后从事科学诗创作和科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为科学放声歌唱

尹传红 您的经历和身份都显得比较独特。我们共同的朋友常常跟我聊起您，大家给您的定位是“科学诗人”。虽然我知道您的人生道路并不是自己有意“设计”的，但这里还是要问一句：您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郭曰方 噢，你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呀？理想主义这几个字有着极其丰富的哲学内涵。通常它是与现实主义、悲观主义相对而言的。理想主义者总希望现实如同想像一样，喜欢把现实完美化，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人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甚至磨难。重要的是要面对现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弃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一个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的前行者。就人生价值这个高度而言，我是一个有目标、有追求的人；从对生活的态度来说，我是一个感情丰富且比较乐观的人。在我看来，人生是一个永远也写不完的主题。作家总是试图把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和感悟，以不同的文学样式表现、记录下来，并期待着引起读者的共鸣；而且，他们在表现人生的同时，也在探索和追求人生的价值。

我一直试图用诗歌抒写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无论是寄情山水，还是抒发内心情感，都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在跟科学和科学家有了较多较深的接触后，我不禁又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美好的时代，有这么多科学成就、科学人物和科学素材值得作家去表现、去描写、去歌颂。

因此，我也是一个幸运者。

尹传红 以炽热的情感从科学中挖掘美的珍藏，用文学的语言来抒发自己对科学家的理解和感悟，再把它们拿出来与读者分享？

郭曰方 是这样。科学家在我心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值得敬佩的。他们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值得颂扬的。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为这些可亲可敬的科学家放声歌唱，让艺术为科学插上翅膀，飞向人民中间，将科学家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光辉业绩广为传播，激起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对科学、对科学家的景仰。

当然，我更希望有更多的诗人、作家、艺术家，都投身到这种创作活动中去，共同汇成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洪流，唱响时代的主旋律。在多次演讲中，我曾经说过，我所熟悉并让我深受感动的科学家的故事，太多太多了，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如果时间允许，我真想写一部科学家1001夜故事新编。我想，我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讴歌他们，倡导科学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

与诗神同行，与厄运抗争

尹传红 跟您提“理想主义”这个问题，是想验证我的一个判断：诗人或喜欢诗歌的人，几乎都拥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至于有人写出或欣赏伤感、凄凉风格的诗词，想必多半也是曾经拥有的理想破灭了的缘故。当然，也有“愤怒出诗人”一说。不过，恕我孤陋寡闻，似乎没读到过您写的“悲诗”或“愤诗”，是不是从来就没写过？

郭曰方 我写过不少新诗和古诗，其中许多篇章可以归入你所说的“悲诗”或“愤诗”。有位诗歌评论家曾经对我说：“你的许多诗篇有一种苍凉悲壮的美。”我有一首献给已故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院士的诗，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朗诵时，曾经使很多科学家和领导感动得热泪盈眶，应该说那这就是一首“悲诗”。在抒情长诗《科学精神

颂》中，则有很多射向侵略者的愤怒诗句。悲伤也好，愤怒也罢，都在追求一种诗意的美。

尹传红 拜读过您在10年前出的《曰方吟草》，我对收录其中的两首诗很欣赏。一首是：“人生苦短几十秋，爱恨终归付东流。得容人处且容人，何必作茧自烦忧。”另一首是：“不惑经年遭癌袭，山高水远路痴迷。诗神作伴攀险峰，回首方觉白云低。”诗言志啊！那时候您开始创作科学诗了吗？

郭曰方 你提到的这两首诗，前一首题为《漫成》，后一首题为《人生感悟》，都是我在经受重病煎熬、刚刚迈过“鬼门关”时写的。我的科学诗创作，与这两首诗几乎同步。人生，就像一条又长又宽的河流，又像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当你闯过激流险滩，涉过深山峡谷，终于登上一座新的高峰时，回望逝去的岁月，展望希望的将来时，就会有新的感悟。就是在这种艰难的跋涉中，我开始了科学诗的创作。一个人在逆境中不应该颓丧沉沦，必须奋起前行，永不满足，永不停步，要做一个豁达乐观、志存高远的强者。

尹传红 以前似乎听您提起过，大病袭来之时，您一度也感到迷茫、沮丧乃至恐惧？

郭曰方 是的，思想负担很重，那年我才39岁呀。1981年1月15日，我躺上了手术台，胃被切除了3/4。而随后进行的化疗，使我的体重从原来的66公斤下降到50公斤，体质极为虚弱。面对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和未来的命运，我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真是焦灼不安、一筹莫展。我常常诚惶诚恐地自问：我到底还能活多久？我还能重返工作岗位吗？我该如何安排也许来日无多的时光？记得有一天，我竟像孩子一样赌气走出家门，踉踉跄跄地跑到附近的玉渊潭公园，踏着铺满落叶的小路，望着缓缓滑落西山的夕阳，几乎想放声大哭一场。

尹传红 后来是什么促使您发生了改变？

郭曰方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人生如此短暂，在短暂的时间里多做一

些有益的事情，就等于延长了生命。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能这样轻易地倒下去，我必须同厄运抗争。

话说那个寒冷的冬天，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独自想着自己的心事。突然，我看到窗外的枯树枝上摇曳着一片树叶。它在寒风中颤抖着、旋转着，任凭狂风呼啸、百般摧残，却依然顽强而执著地依附于树枝，以优美的舞姿面对凶残。我想，它一定是在痴恋着那哺育它成长的大树和眼前这明媚的天空。它一定也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闻到了花草的芳香，所以，才这样坚强而勇敢地面对冰天雪地，无所畏惧地期待着春天的来临。

顿时，我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心胸骤然变得开朗起来。我想，生活是这样美好，这样值得珍惜，这样叫人依恋，我不能就这样轻易地被癌症击倒。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把精神和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喜爱的诗歌上来，去充实自己的精神家园，度过眼前这个难关。于是，我又一次萌发了写诗的冲动，在第一个疗程的化疗结束后，开始了诗歌创作。

尹传红 富有诗意的奇妙启示，给了您与疾病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郭曰方 我还想过，人生可以没有很多东西，但惟独不能没有希望。希望是人生的价值，也是力量。我相信，在爱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我这棵被“秋风”吹枯、几乎落光叶子的树，将重新发出新枝，绽开更加美丽的花朵。当然，我想到、接触到和感悟到的远不止这些。两年半前，曾有记者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我顽强地与病魔进行抗争，走上了科学诗创作的道路？我是这样作答的。

一是科学家的精神。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立志报国，献身科学，他们的品格、人格和精神，已经成为我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的人生坐标。

二是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其长不过百年，名和利都是过眼云烟，唯有奉献和创造才是永恒的。在有限的时光里，为祖国和人民多做一些事情，就等于延长了生

命。

三是对科学与艺术的追求。科学是理性的逻辑思维，艺术是抒情的形象思维，二者相通相融，不可分割；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科技工作的长期经历，对诗歌创作的不懈追求，让置身于那个特定环境中的我，有了一种用艺术表达科学的冲动，有了描述科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尹传红 诗神陪伴您与死神抗争，不但让您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丰收，而且还战胜疾病，成了北京市“抗癌明星”，真让人佩服啊！

郭曰方 噢，那是在1994年，《北京晚报》举办“抗癌明星”评选活动，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与死神抗争》的文章参评，后来由广大读者投票产生的。

记得我在胃癌手术后的第一个春节，曾登门拜访了中国科学诗的奠基人高士其老人，他用颤抖的手写下鼓励我进行科普创作的话，使我深受感动。他的意志和毅力已经成为我战胜困难的巨大力量。方毅副总理3次到家里看望我，也鼓励我同疾病斗争，有时间可以写写诗。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同志还亲笔给我写信，希望我“继续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党的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尹传红 那个时候，您在文学、科学和思想方面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而疾病的打击，环境的变化，又为您增添了生活方面的积累，提供了新的机遇。

郭曰方 的确，都是些难得的积累和机遇。不过，面对自然科学这广袤的天地，我仍感到茫然，觉得自己还必须更多地掌握科学知识，因为，我探索、尝试的是将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科学诗”。于是，学习、写作、思考，再学习、再写作、再思考，整个地融入了我的“养病”生活，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不休息，总觉得全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

科学诗的魅力征服了我，给我的生活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新的希望。我在创作中塑造美的形象，同时，也从美的形象中得到陶冶。空军总医院原院长张之平给我来信说：“诗，

战胜了病魔；诗，赢得了人生。”我把这看作是对我那段特殊经历所作的一个十分贴切的诗意小结。

尹传红 新的天地，新的境界，一定又让您诗兴大发了吧？我想起了您曾写过这样几句诗：“不必气馁，不要踌躇，让我们一起走上那条美丽的山路。”

郭曰方 是啊，这条路就一直走了来。去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我的新诗集《共和国科学家颂》首发式上，我还即席写过一首诗，既是自勉，也是勉励他人。诗中这样写道：

“有人说：人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昨天，无论是苦风凄雨，还是阳光灿烂，无论是耻辱枷锁，还是荣耀光环，都已随风而去，犹如过眼烟云；今天，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道路依然向远方铺展，荆棘泥泞也好，关山万重也罢，你还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走向明天；而明天，是一片迷人的彩霞，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满怀着期待和希望，在远方，向你发出深情的呼唤。啊朋友，走出昨天的门槛，抓住今天每一寸光阴，跨上通向明天的征途，一处一个风景，一天一座驿站，用你的脚印，用你的目光，把昨天、今天和明天，编织成人生最美最美的花环。”

认定目标，锲而不舍，终会取得成功；丧失信心，半途而废，必将一事无成。许多前辈用他们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这一条真理。

让躺下的诗集站起来

尹传红 前几天，看到报上登有一篇对老诗人卞之琳的关门弟子、旅美作家袁小龙的专访文章，用了这么个小标题：“诗歌危机是全世界的危机”。这是袁小龙本人的观点，但他又表示诗歌是一种不同的需求，还可能拥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也愿意为其辩护。“如果大家整天沉浸在电视剧、网络、不入流的文学作品中，到一定时候也会有人产生危机感。苏东坡说‘高处不胜寒’，这可能就是诗歌的现状，月宫那里太冷了，上去呆的话不可能呆太长，但

去呆一下也是好的，一种不同的感受。”不知您怎么看？

郭曰方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世界本质上是属于诗的。人们常说，诗如人生，人生如诗。其实，不需要非去月宫不可，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都离不开诗歌。诗歌是文学之冠上最灿烂的明珠。诗人应该在生活的土壤里去挖掘矿藏，将它打磨成璀璨的宝石奉献给读者。在多元文化的今天，我们的诗人要承担起历史和时代的责任，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唱，我觉得中国的诗歌创作充满希望。

尹传红 诗人郑培明给您的新著《共和国科学家颂》作序，开篇就点明：“在诗歌被冷落的时代，郭曰方的科学诗却异军突起，影响广泛，尤其是在青年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我在两年多前的一个冬夜，于清华大学您的诗歌专题朗诵会上，也亲身感受到了大学生们对您的诗作表现出来的热情。这几年，又不止一次地听北京朗诵艺术团团长殷之光谈到，为一位诗人的诗作举办专题朗诵会，而且连演几十场，这在我们国家尚数首例。这里我也要向您表示敬意和祝贺。

郭曰方 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也特别感谢老艺术家殷之光。这些年来，尤其是我那本诗集《精彩人生——人民科学家颂》出版以后，他多次找我商谈，说他一定要努力地让我这本诗集能够站起来、活起来，让科学家能够活在我们人民的心里。他还提到，老诗人臧克家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不管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我们看了以后能够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但是要朗诵。很多人都有体会，一经过朗诵，就能够使躺下的书本站起来，使书架上的书本跳下来，给诗歌插上翅膀，飞到广大群众当中去。

尹传红 的确，诗歌经过朗诵就能够使诗的情节更加生动活泼，使人们听了以后既能够得到启迪，又能够得到语言美的享受。我听高能物理学家冼鼎昌院士谈到过一个观点：新诗是要朗诵的，旧诗是要吟唱的。假如旧诗吟不

出来的话,这个诗就没有诗味;假如新诗不朗诵的话,这个诗就会丢掉好些东西。

郭曰方 是这样。朗诵是一种艺术,是对诗歌的再次创作。形体语言和诗歌语言的完美结合,会给人们带来高雅的艺术享受,从而更具感染力,更加容易引起共鸣。

在从北京市社科院、北京市科协等单位争取到一些举办诗歌朗诵会的经费,开展活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后,殷先生又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说,他近年来在高校朗诵颂扬科学家的诗得到了强烈的反响,能不能在全国的大学生当中开展这个活动?没想到胡锦涛同志很快就给他这封信作了批示。

后来,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还发了红头文件,大标题就是关于《在全国青年当中开展科学精神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诗歌朗诵活动的通知》,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据我所知,朗诵艺术团提出的2007年在4省20所高校当中进行巡回演出的计划,在中宣部特别经费的支持下,得以顺利实施,反响很大。此前,他们曾在北京、河南先后朗诵了十多场,场面也很热烈。

尹传红 殷先生告诉我,他们在吟咏颂扬科学家的作品时,常常看到的情景是台底下的青年学子聚精会神、心潮激动,有的甚至热泪盈眶。有时,一首诗在朗诵时十几次被掌声打断。很多大学生说,听了以后是对灵魂的净化、心灵的洗礼,是对他们人生观的一种很好的启迪。

郭曰方 我也感受过这样的场面。作为诗歌的作者,在激动、喜悦的同时,也感到非常满足。一个作家的作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就是最大的奖赏。据我了解,今后,这本诗集的朗诵活动还要继续开展下去。

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

尹传红 有人评论说,您的一些诗作在创作形式与内容上的创新突破,在我国“是继高

士其的科学诗之后,又一座里程碑式的收获。”今年恰是高老逝世20周年,您能不能就此说几句。

郭曰方 高老是中国科普创作的开拓者、科学诗的奠基人,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辈、大家。我深感荣幸的是,在高老生前,曾得到了他的悉心指教和热心鼓励。

我的第一本科学诗集《唱给大自然的歌》问世之际,高老亲自撰写了序言。他评价我的科学诗“既有对知识的普及,又有对科学的讴歌;既有沿着历史线索对科学发展做出的高度概括总结,又有通过千姿百态不同科学领域挖掘的内在科学规律。”

他还赞扬我的诗“富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诗章中闪耀着哲理、警句、格言的光辉。”“作为文学工作者从事科普创作,在短短的两年内就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我们鼓励这种进取精神,并希望他在新的探讨中创作出更加优秀的科学诗篇!”高老对我作品的评价,虽然不免有些奖掖后进的过誉之词,但当时对于正在同疾病斗争的我来说,确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尹传红 将近3年前,在高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也走进了“高士其小楼”,见到了他的儿子高志其。您写给高士其的那首诗《手推轮子,徐缓而沉重地滚动着》,我是过后才读到的,感触较深的是这么几句:“你的理想总在歌唱/你的生命总在歌唱/你的轮椅/碾碎了半个世纪的/凄风苦雨”;“智慧飞出轮椅/理想飞出轮椅/你把科学的种子撒向大地/欢乐飞出窗口/希望飞出窗口/你把生活的浪花撒向海洋”。我感觉,您实际上把高老当作了您的榜样,您跟他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郭曰方 他是一棵高大的青松,我只是树下的一株小草。但是,在同厄运抗争的风雨之中,我仰视着青松的雄姿,也在发出科学的吟唱,献给人们一束馨香的花朵。高老是我走上科学诗创作道路的榜样和导师,是他推荐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尹传红 有人说,高士其是用人类的科学、

文化和哲学全副武装起来的科学家、作家、诗人——一种复合型的大师；也惟有如此，他才能成为指引成千上万的人走上科学道路的教育家。最近几年里，您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并就如何推动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问题做过深入思考，能具体说说您的看法吗？

郭曰方 关于科学与艺术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些年来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许多作家、科普作家、新闻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不仅积极参与讨论，而且热情投身于创作实践，写出了许多优秀的科学文艺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是很可喜的。毫无疑问，这种探索与实践，对推动科学与艺术的进一步亲密结合，使科学更好地走近大众、走进生活，将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至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概括起来说，我有这样几个基本观点：一、科学与艺术有着共同的追求；二、科学与艺术都钟情于创造性的劳动；三、科学与艺术都需要想像，需要灵感；四、科学与艺术的发展都植根于时代的人文精神；五、科学的发展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

尹传红 人类创造了两种真正强有力的认识自然和自己的手段——科学和艺术。可人们通常以为，科学是理性的王国，秉持的是严谨的逻辑思维；而艺术是感性的王国，秉持的是浪漫的形象思维，两者似乎并不搭界。

郭曰方 不，这只是一种表象。稍稍展开点说吧：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和智慧结晶，通过对这些事物发展规律以新的认识和抽象，寻求客观真理的普遍性，是科学追求的目标；艺术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和表现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对自然与社会中人类活动的认识和表现，寻求“真善美”的普遍性，是艺术追求的目标。由此可见，科学与艺术在反映的客观对象上虽然并不相同，但是，它们的追求目标在很多方面却是相同的。

科学追求真，艺术追求美。真和美是辩证统一、密不可分的。真和美是科学和艺术的灵魂，是科学和艺术的共同追求。科学和艺术的相互结合，创造和营造了五彩缤纷的世界。许多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从科学发现中找到灵感，许多科学发现和科学创造都是从文学艺术中得到启示，它们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已经成为科学与艺术发展的强大动力。

尹传红 可不可以这样说：科学和艺术的创作是理性和感性的互相渗透；在科学和艺术创作中，感性的东西和纯理性的东西不仅并不相互矛盾，甚至还互为影响。真正的艺术家除了具有非凡的想像力之外，还都相当理性；而真正的科学家除了具有非凡的理性之外，还都极具想像力。否则他们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并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

郭曰方 举个实例：思想深邃、博学多才的达·芬奇无论是在艺术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就非常明确地主张绘画是一门科学的技术，并且以毕生的努力和成就实践了自己的这一主张。他的一幅幅杰作（包括他留下的许多素描）显示：他的艺术作品是用科学的态度看待生活的结果。然而，科学史家在考察“通才”达·芬奇的一个个科学设想时，常常忽视了他所具有的艺术气质；而艺术评论家在评判他的艺术作品时，又常常忽视了他所具有的科学气质。

尹传红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说，达·芬奇杰出的成就乃是以他自己为范例，证明追求“美”和追求“真”这两者并非不相容，那么，他究竟是一位研究艺术的科学家，还是一位研究科学的技术家呢？请问：创作科学诗，可以算是您就科学与艺术的融合所做的尝试吗？

郭曰方 当然，达·芬奇首先是一位艺术家，其次才是科学家，他的艺术成就超过了他的科学成就。但是，这种艺术成就来源于他的科学素养。就像郭沫若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甲骨文学家，鲁迅是一位文学家，同时医学

造诣也很深一样。同样，苏步青、华罗庚、茅以升、潘家铮首先是科学家，可他们的文学艺术修养也很高。这说明科学与艺术是相互融合的。比如，诗歌与科学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唐宋等历代诗词中就有很多科学诗。用诗歌来表现科学，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

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只有纯粹普及科学知识的诗歌才叫科学诗。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现在大家基本上已形成共识。多数人认为，凡是采取诗的形式，讴歌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揭示科学真理，抒发科学追求，描绘科学真善美的诗歌样式就叫科学诗。基于这种认识，科学诗不仅创作领域大大拓展，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也变得多种多样，并且衍生出许多品种，包括科学抒情诗、科学哲理诗、科学叙事诗、科学常识诗、科学朗诵诗、科学民歌、科学儿童诗、科学歌谣、科学散文诗，甚至科学诗剧等。

追求诗意、诗味和诗美

尹传红 您创作的科学诗有上千首了吧？可惜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不能作太多的引述。可否简要地谈一谈这方面的创作体会？

郭曰方 一首好的科学诗必须做到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三者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就内容而言，它必须是准确的科学事件、科学知识、科学活动；就思想感情而言，它必须是热烈的、积极进取的、给人以健康启迪的；就艺术而言，它必须是诗的，富有诗意、诗味和诗美。

由此可见，要写好科学诗，就不仅要求诗人具有较深厚的科学知识功底，还要求诗人要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修养，要懂得诗的艺术，要具备诗人的气质。只有这样，写出来的科学诗才能焕发出双重的力量。

尹传红 如高士其前辈所说：“既有科学所固有的引导人们向上的力量，又有文学所固

有的鼓舞人们奋斗的力量。”我理解，也就是要具备思想和情感的力度。爱好诗词的作家熊召政对诗有一个精彩的定义：“诗就是把哲学引入到情感里面来表述的方式。”

郭曰方 有道理。我想，一首好的科学诗，它的思想内涵和美学价值完全可以超过生活抒情诗。要说科学诗创作难，难就难在立意出新和对美的挖掘与表现。立意，是构思的核心。诗贵创新，也难在创新；构思奇特，也难在奇特。而注意选择科学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也很重要。科学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生活有它自身的变化轨迹。使诗人感到鼓舞的是，透过纷繁无比的科学现象，往往可以发现它总蕴含着一定的生活哲理。

此外，在构思中还应努力探求科学诗的美学价值。

尹传红 诗人的责任应该是发现美、表现美、给人以美的陶冶。

郭曰方 比如，一些司空见惯的事物，只要你能够写出新意，同样耐人寻味。我在病中写过一首短诗《蜜蜂·火柴·萤火虫》，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不要总把自己打扮成漂亮的蝴蝶，只会向春天炫耀那美丽的翅膀，还是让自己做一只蜜蜂吧，去为生活酿造甜美的琼浆。不要总把自己吹嘘成一柱栋梁，整天为没有攀上大厦痛苦忧伤，还是让自己做一根火柴吧，去把寒冷黑暗的地方点亮。不要总把自己喻为皎洁的月亮，它的容颜也常被乌云遮挡，还是让自己做一只萤火虫吧，在狂风暴雨中也会闪闪发光！”

状物抒情，写的是人生哲理。

尹传红 的确耐人寻味，很有新意。我很早就读过这首诗，很喜欢。最后，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对于今后的创作，您有什么考虑或打算？

郭曰方 在有限的时间里再写点诗歌、散文。我还很喜欢书法、绘画、摄影，期待通过自己对科学与艺术之美的追求，给这个世界尽可能多地留下一点美丽吧。谢谢你的采访。